



詩經說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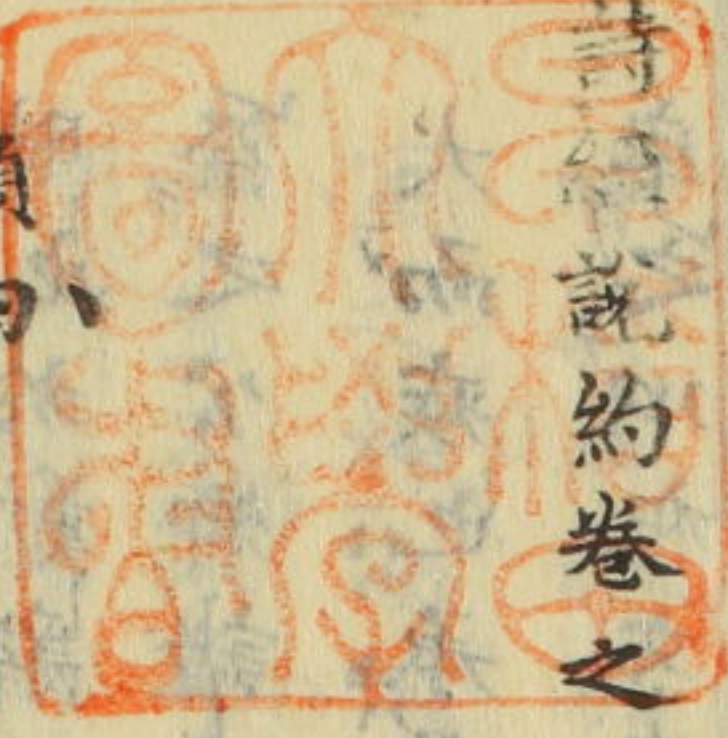
廿五之廿六

□ 12
3315
13



3315
13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五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本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
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
篇。多周公所作。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
篇。因亦以類附焉。凡五卷。

說通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疏
曰。此特解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於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
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融楊 彙衆訂



昭和九年二月三日
金子志郎氏贈

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歌僖公功德繞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蘇傳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靜也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濟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承尊奉也斯蕤辭○此周公既成雝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

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土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數於人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事神之道尚潔故曰清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於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貌之耳○東萊呂氏曰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華谷嚴氏曰對越在天之靈謂如見文王洋洋在上也疾奔走於在廟之事謂敏於總事也○新安胡氏曰此詩唯一句說廟後皆從與祭者身上說詩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自有隱然見於言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矣今助祭之公侯執事之人乃對越奔走而敬恭嚴事者無厭數乃如此於此可以見誠德

至善淪肌。夾髓沒骨。自有不能忘者矣。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致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是其不可拚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以見之哉。○豐城朱氏曰。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文王遠矣。不可得而見矣。今助我而祭。文王者尊。而為公侯。則肅雖頭相肅雖。即文德之謂也。甲而為多士。則秉文之德。文德即肅雖之謂也。文王之神雖在天。而文王之主則在廟。對越其在天之神。即所以事其在廟之主也。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即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

清廟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祫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尚。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琴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曲也。三歎。三人從歎。足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莞絃。亂入聲。欲在位者偏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太全安成劉氏曰。書言祫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竝祭。統於尊也。○孔氏曰。一倡謂一人始倡。歌三歎。謂三人讚歎也。樂歌。文王之道。不極音聲。故但以歎。

弦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於無窮是有餘音不已也
 ○朱子曰一倡三歎者一人倡之三人和之如今人換歌
 之類○安成劉氏曰堂上之樂以人聲為貴故舜之韶樂
 鳴球琴瑟以詠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秦漢之薦乾豆亦
 唯堂上獨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豈以堂上特歌而名之
 歟

古義倪氏云詩傳謂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然朱子又
 言一唱三歎者一人唱之三人歎之如今人換歌之類蓋
 每句而四人歌之則成四句已似一章而句末一字自然
 成韻

麟按此說亦本魯詩世學未知是否至此章雖無韻然當

兩句一連平平疊敘猶無疑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
 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
 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
 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
 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
 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大全華谷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為
 三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誌言之蓋有
 不容疑議者

六帖釋師道曰於穆不已猶言默運不窮也不顯而純猶言虛
明不雜也○穆即是說不已者之深遠顯即是說不雜者之顯
著如晝夜寒暑循環無端於穆不已乎如金之在銘如日之中
天顯哉純乎

說通穆不已不顯純相足之詞非兩會
假以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何之為假穆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曾
孫後主也篤厚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
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主又當篤厚之而不怠也

孔疏曾猶重也孫之子為曾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皆
得稱孫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聵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孫是

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

跡義受之即服膺勿失之意蓋存之謂也存之而弗忘則
行之而弗悖矣道者純德之見於行事者也謂之篤厚之則存
之尤弗忘行之愈弗悖矣○此則嗣主有望於文王之意謂自
今至於後來皆欲法其不已之德夫文王之德如此而我未之
能者正當潤恤之也故願有以昭示於感格之際使神會而心
得之庶幾法之於今曾孫法之於後也
六帖德厚者福澤長故遺休及於子孫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駿
惠之謂也○薛仲常曰大順篤厚中有變通窮大意但總歸於
一道不失為順且厚耳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後四句言已與後主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辭也我其收之幸之之辭也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辭也魯孫篤之又望於後人之辭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迺用有成維周之禘

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禘禘也然此詩疑有關文焉

麟按肇禋只舉其時大全雜入祀典非是注自始祀自字本明也始祀謂武王有天下始祀文王以王禮之時至今內包成王意在禘者吉之先見者也以已然信將然故云首二句無韻一

截下三句極成禘為韻一截○此篇應稱有韻而前二篇無韻者恐亦是後人不解推不去耳然如魯詩世學之於清廟既字為叶而又以為非自然亦終不足信者也維天之命六帖以韻次矣而說亦未詳故不混載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

疏義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其在此時與麟按歌烈文當連其在此時讀蓋疑詞也六帖詩通引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尚也
 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於汝邦則王當尊汝又念汝有
 此助祭劬福之太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
 疏義取之有制則不封用之有節則不靡序者君位相傳之次
 序也

六帖張叔翹曰繼序皇之即季札所謂國未可量也錫福報功
 俱以及字孫為極故自其極處言之

麟按無封二句起下戒功當言其已然非戒詞也注又念字本
 明又詩說云此詩朱子於前二節只以言字起至末節則云又
 言又之一字是報功之時又戒勉之也尤明大全此節內即入

戒意非是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
 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中庸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
 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疏義四方訓之其化行也百辟刑之其法著也

大全黃氏曰此成王感發諸侯不盡之意

麟按莫強莫顯似贊詞四方訓正莫強百辟刑正莫顯與抑異
 也前王即廟中所見不忘前王即廟中之人就現前喚醒極佳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彊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第十句與第六第七句相叶第三句與

第五第八第十三句相叶亦隔五叶韻也

麟按魯詩世學暨古義又各有叶法然似俱未順姑闕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祖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祖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

○此祭太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太王始治之太王既作而文

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

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

疏義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祖者岐今按彼書祖但作

祖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祖為祖獨矣正作者如沈氏說然

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阻意韓子亦云彼岐有阻疑

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作屏脩平之類是

某之作之之功也至梓城拔矣行道允矣而致昆夷之駭諫則

安之之功又可見矣○天作高山可為興王之地太王承天而

創業文王繼世而成功治險為夷如此其難可不世世保守之

乎上對天作曰荒下對康之曰作某即作也既能因天而作而

作之又能傳及文王使安之貽謀遠矣豈可無隳斯可耳

太全慶源輔氏曰治荒謂之荒猶治亂謂之亂也太王治荒之

而亦曰彼作矣者推太王與天同功也

通解按祖字本文作祖集傳作祖始如大學親當作新其實解

作咀但不敢擅改經文耳此正朱子所謂漢儒釋經不得已之
凡例也

六帖徐士彰曰有夷之行不止言道路也人物盛而都會開文
章極而天造畢矣○曰荒曰康字法佳此創守之異○天作作
字與作邦作字同

古義鄧元錫云曰荒括諸疆理宣敵伐度禁削作廟立門之事
曰有夷行括拔允夷喙之事蓋綿皇矣數十百言括之數言中
而足也陳際泰云祖宗之建國也據形勢之便有天意焉有地
利焉周大王於岐山用是道矣文王奄有天下三分之二幾於
改物然先定根本而後能有河立以徐候乎天下之自集至子
孫始用汧渭之地捐以予秦及詩人有作而已知秦之侵奄及

終南巖巖乎吞八州而朝同列嗟嗟使子孫誠能保之則可以
有秦哉黃佐云春秋公入杞鄭伯假許聖人譏其有無親之心
謂其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也岐周之地荒之者大王康之者
文王創立之難有如此者後世子孫懦弱舉而棄之如散髮然
無親之心孰甚耶
麟按集傳行叶戶郎反與荒康為韻上通解去六句截是六帖
云末句獨韻收

天作一章七句

疏義詩意首尾主變言之故知為祀太王之詩也

吳夫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其命宥密於緝熙單厥
心肆其靖之

詩經

卷二十一

終篇

終篇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歎辭，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敢康，戒謹恐懼也。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沖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具，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承藉乎天之

命。我者，也。夙夜無間斷也。能夙夜基命，宥密則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絕有間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也。已之心也。天下之安也。皆是一統底事。

六帖徐士彰曰：靖之事，有休養安輯之意。蓋文武開創，方與天下以更改，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成王之靖，所以終文武之功也。○武王未受命，故武王之沒，不可無成王。歷觀三代，以至今日，繼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尋其所以，殆未易言。獨周家為不然，此以知成王之功大矣。○肆字訓故，今也。故字，是今字，尚在，可否間，肆其靖之斷。王時說詳語意，及肆不珍，厥愠等句，可見。○張叔翹曰：繼世之主，多自以為帝，能承

休可以晏然無事於是逸豫滅德而無以為承藉天命之基故
頌成王者先之以不敢康蓋以積德者承藉天命之基而不敢
康之心又積德基命之本也積德之極至於宏深靜密皆不敢
康之心為之也殫厥心者即殫其不敢康之心也夫惟人主不
自安而後可以安天下故曰肆其靖之頌成主之德亦以垂後
世之戒也○黃氏通解曰基命二字詩書皆稱之詩自人言書
自天言曰不敢康即所以其無逸之謂也曰夙夜基命宥宥者即
皇自敬德之謂也曰緝熙殫厥心者即篤前人成烈之謂也
麟按如六帖諸說則集傳能保其所受之命亦即謂成主緊甚
吳夫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

大全問康王何緣無詩朱子曰吳夫有成命之類便是康
王詩而今却要解那成王做成王業費盡氣力要從王業
上說去不知怎生地

辨說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
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王孫子之
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豈有周之後主乃獨不得
復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為嫌耶
古義鄒忠胤云竹書紀年康王二年吉禘於先王更定樂
章此類是已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此

守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以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

疏義奉而進之曰將奠而獻之曰享○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饌在左而神在右矣

大全安成劉氏曰古人以右為尊如云位在其右尤出其右故右有尊義○東萊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先言祀

天而次言祀文王以段言祀天也後段言祀文王也麟按集傳右叶音由與年為韻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

然矣六帖張放題曰本文其字既字自是詩人用字之法注中不敢必與蓋有以見其必然皆說詩者之辭不必拘拘於此矣生纏繞○又曰儀式刑皆法也古人用字不厭重複多如此如自古在皆先民之例大全注嚴氏謂法之不已劉氏謂見法之甚輔氏又謂疊言之見凡所云為動作皆不敢忘文王者皆非也麟按集傳享叶虛良反與方王為韻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有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

麟按上二節詩氣雖有斟酌然皆冀望之詞故此即承云既皆

麟按上二節詩氣雖有斟酌然皆冀望之詞故此即承云既皆

麟按上二節詩氣雖有斟酌然皆冀望之詞故此即承云既皆

右享降鑒。又是推原右享之意。○六帖云。末三句獨韻。收古義云。或云。此詩以三之字為韻。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匱。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

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下辭。焉於天主。則言儀式。其典曰。靖四方。天不待贊。法天主。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太金濮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於明堂也。斯其為曲盡矣。○問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又曰。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故配天。須以稷。然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曰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者。

配帝須以父也。○問祀文王於明堂周公以義配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主之父配耶。朱子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且周公制禮不知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又問總周公者當何如。曰只以有功者配之。又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乃不言武王者。以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作禮樂者言之。○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崇禘以為席陶甒以為器。鹵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古義予及蔡邕獨斷皆云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按孝

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今觀此詩以天與文王並言則所云祀文王明堂者為祀上帝。明矣。其曰宗祀者何也。程子謂以宗廟之禮享之。胡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太禮於下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於明堂。此義類也。麟按禮書云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于其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

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此於前太全語頗解一結。然亦恐是杜撰。○又古義云。鄭文云。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又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謂明堂即文廟。耶。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愚謂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自武王之時。業已有之。樂記曰。武王克殷。祀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然亦不獨武王有之。淮南子言。棟農之士。祀以民堂。新論亦云。神農氏祀明堂。有益而無四方。又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則明堂為祭也之所。自上古而已。然矣。惟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禮。本於於周公。孝經以此贊周公之孝。而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

莫大於配天。所謂嚴父。蓋主周公尊文王而言也。文王有盛德。宜享此盛禮。武王未受命。一切制度俱所未建。至周公始能成之。假使文王無周公。則雖有盛德。亦過供而不報矣。以此論孝。孝孰加焉。後世不達此理。但誤執嚴父二字。以為凡為父子。而有天下者。必尊崇其父。以配天。而後為孝。西漢孝武始建明堂。固以高帝配矣。其後又以景帝配。唐初以元帝配。其後以高祖太宗配。及孝和時。以高宗配。明皇時。以睿宗配。永泰時。以肅宗配。元和時。以順宗配。穆宗即位。以憲宗配。宋初以宣祖配。後以太祖配。既而真仁英神徽諸宗。皆相繼而配。莫有能正其失者。惟東漢明帝時。以光武配饗明堂。迄章安而後不變。識者稱為近古。

善乎司馬光之推言之也。曰：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宗曰：祀無豐於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貴於得禮而已。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朱子亦曰：此是周公創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永為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其辨。本朝足破千古之惑，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伐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以也。

釋文：守，本或作狩。柴，說文字林作紫。

大全周禮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注云：殷，猶衆也。○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九峰蔡氏曰：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新安胡氏曰：望祭，各設於巡守之方，具位，茅以辨之，而植表於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置茅蒞，設表望，是也。○孔氏曰：武王巡守，至於方岳，乃作告天之樂歌也。○安成劉氏曰：此雖武王初定天下，而巡守所作之

歌其後王之巡守者因而皆用之歟。○徐氏曰：子者親而愛之也。○華谷嚴氏曰：有天下曰天子，子之謂使其王也。○安成劉氏曰：所謂不敢必者，亦以其字言之，蓋初為疑辭也。下文言允王維后，允王保之者，則終之以決辭也。然此二句總言巡守之事，以發端也。

通解今考武王在位方及五年，朱傳引十有二年云云者何也。蓋此詩雖武王巡守作，而後王巡守因而皆用，故朱子又舉周家一代之典見於周禮秋官太行人者如此耳。其實說此詩者只宜在武王巡守之初說。

麟按武王在位五年，鄒傳闡云受命不過六年，六帖又云克商七年而崩，各不同。虞書舜典云五載一巡守，禮記外傳云夏

五載一巡守，周制十一年一巡守。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右尊序，次震動，疊懼懷柔，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以至於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

古義序鄭云次序也，曹氏云帝王之傳序也，錢氏云謂以周繼夏商也，李本云實右序有周，猶曰曆數在爾躬也，薄發語，錢云震之只是朝會舉而示以更改之意，疊字本作疊，以三日從宜，揚雄說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王莽嫌三日太盛，改為三由，今訓為懼者，以罪既定則將施刑，故有恐懼之義，或

通作懼莫不震疊者言有邦諸侯莫不因王之震動而各懷恐
 懼也懷者招來使就己之義柔者和順不相拂之義曹云祭法
 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者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
 諸侯在其地則祭之溥夫之下莫非王土故巡守所至者神皆
 祭焉楊氏云所謂懷柔百神者言各祭四方山川之神故曰百
 神非必不下下之神也錢云河無汎監兵無蹇崩便是懷柔處
 河嶽感格百神可知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于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
 王保之

戢聚櫜韜肆陳也夏中國也○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
 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收斂其于戈弓矢而益求懿美

之德以布陳於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或曰此詩即所
 謂肆夏以其有肆於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昊天其子之不敵必也然細思之則知天實
 右序於我周也故諸侯莫不震懼而畢朝百神莫不感格而來
 享蓋王巡狩於國則諸侯畢朝羣祀具舉故也信乎周王之為
 天下君則昊天誠子之矣自實右序有周而下則言已然之事
 自明昭有周而下則言已後之事自期其當如此也式序在位
 所以對天之右序有周也懿德文德也此與諸侯相期以文德
 洽乎諸夏而無或相尋於干戈弓矢之中也所謂偃武修文者
 是也如此則信乎王之能保受於天命矣雖詰爾戎兵張皇六
 師設司馬以教閱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

固不在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載于戈而外傳又以為周文王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樂過渠天子以饗元侯也章昭注云肆夏一名樂韶夏一名過約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樂過執競也渠思文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通解上二句有是心則有是功下二句有是德則有是命

麟按康王名釗成王子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疏義此則指言其不顯之實也繼明以昭四方如此於先王何愧乎武王功烈不待形容成康顯德則有不吝不言者故又特致詳如此

古義自彼者追數昔日之辭

鐘鼓嗶嗶鼗磬將將降福穰穰

嗶嗶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疏義此以下言今日致祭之事

隆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友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

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耳上言祭時樂備

而和故神降之福此言祭終而飲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反覆

日全而未艾也

麟按六帖前三節以王康皇康方明嗶將穰為韻後一節以簡

反反為韻第土節集傳明叶謨郎反

執競一章十四句

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麟按昭王名瑕康王子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萬厯爾極貽我來年帝命率育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

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備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

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年之

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備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

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所謂納夏者亦

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孔疏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從

嚴緝李氏曰后稷教民稼穡但養而已未及教之也如舜命契

敬敷五教在寬則教之者乃契之事也思文之詩惟美后稷乃

以陳常於時夏言者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養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故僻邪侈無不為也

大全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後復能以粒食養之故其德足以配天

六帖邵二泉曰來年與天地俱生至稷而後識之以為粒食之輔故曰貽我來年帝命率育維書曰天錫來年曰帝命其事一也叔翹曰此二句當重率育意蓋舊穀既沒新穀未升之際民

非來年無以續食便有生養不編處故此來年乃帝命之美利而自稷始貽之則樹藝之教於是乎備主養之利於是乎周而

偏天下之民無復有阻飢之患矣是以云云如此則上下承接有情若如時說重帝命而曰稷特承天之命而播之耳則不見

重稷之意矣

麟按思文文字便照下陳常常字疏義云此蓋法經天緯地之文是也大段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看觀集傳一且字作轉可

見其韻叶則集傳魯詩世學六帖古義各異姑闕○如集傳則育叶曰逼反界叶訖力反是與極為韻也然不應首二句尾一

句皆無韻且界字有韻而夏字無韻則疑口氣於爾界一頓無此句連上而玉屬下矣輔注之失亦以是也六帖則欲上六句

以天極育為韻下二句以界夏為韻近矣魯詩世學云天叶訂力反春同但考字彙天本他全切一他即切一叶他經切音訂

則吳才老曰周易與毛詩凡天皆當為此讀今詩集傳天字每云鐵因反者是也此外並無以去聲為讀者不知二家何本古

義則界亦叶訖力翻云凡篇但用稷極界三字為韻又下說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時蓮篇

嚴緝公羊宣公三年云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
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
者無主不正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黃氏曰
生民為述事之辭思文為告神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與
大全濮氏曰此也也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詩而今亡
矣○孔氏曰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
而我將主言文王享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此篇
三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享其祭祀非有異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教之也且上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
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羣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
女當來咨度也
鄭箋咨謀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命他官皆無詩而特命羣官則有詩者想是
周人以羣事開國故成王周公特作詩以戒飭之以重其事也
蓋周家當時每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一况於后稷教民稼穡之
事乎羣臣百官或有所不知故命之來咨來度也

通解羣臣百官謂鄉邑之官有司稼司農都鄙之官有田正田
畷之屬

講意此詩始置農官而賜以成法也詩即作於賜成法之時非
昔已賜

麟按王亦成王自謂也雖曰王釐爾成實即王戒之之辭○此

節總注云先言者蓋未舉其實而先示以當謀度戒之之意也
故下節總注云此乃言戒之事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
昭上帝運用康年命我衆人痔乃錢鏹奄觀銍艾

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
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畝三歲田也於皇歎美之詞來

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

衆人甸徒也痔具錢鏹鉏皆田器也銍穫禾短鎌也艾穫也

○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畝矣今如何哉然麥

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賜之上帝又將賜我新

畝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畝而又將忽見其

收成也

蒙緝亦文何求曹氏曰言不可捨農事而他求也○既莫春矣

他又何所求乎唯農事不可緩耳新由畝由今如何也

疏義甸治也甸徒謂治田之人

大全曹氏曰凡田一歲曰蓄初及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田也

三歲曰畝乃成熟也○孔氏曰鏹耨也柄長尺其耨六寸所以

八留間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銚一耨一鉋然後成農三者皆田器也○三山李氏曰惟能序乃錢鑄乃能有銚艾之望○豐成朱氏曰當知錢鑄之用雖在於春莫之時而銚艾之收已在於孟秋之月特奄忽之間耳

古義錢說文云鉋也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鉋季本云錢之為鉋說者不詳據孔氏以鉋為七邊反即今之鉋一謂之鉋所以起生可用於耕蓋耨類耳鑄毛云鑄也鑄亦作耨世本云垂作耨韋昭李巡皆云鉋也郭璞云鉋屬高誘云耨共留也六寸所以八苗間也考土記云攻金之工段氏為鑄器又云粵之無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為鑄也錢耕時所用鑄耘時所用莊子所云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鉋耨於是乎始修是也孔穎達引管子

六一農之事必有一銚一耨一鉋蓋此三器者分耕耘刈三用關一不可故云然

麟按古義工公東韻王釐以下俱無韻未詳六帖則欲以如禽為一叶鑄艾為一叶今考字彙鑄無計茹之理且此章與前思文章文定似俱本豐氏不知豐本自改經為序乃錢鑄奄觀艾銚故遷就相叶耳仍云銚艾無其說也今思會既叶茹則集傳艾音刈字彙刈倪制反音藝遷連茹會艾為一韻作一長調何如安得起艾定而質之○據豐氏會叶音據然在字彙亦無其說

臣之一章十五句

噫嘻或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發發爾私終三十里亦

詩經卷之五 卷三十五 三

服爾耕十千維耦

賦也。噫嘻亦歎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田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耦二人並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眾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二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蘇氏曰。民曰耦。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大全新安胡氏曰。十千維耦者。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也。○豐戒朱氏曰。此詩舉成王之蓋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主復遵其法而重戒之。李詩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麟按魯詩世學。穀叶古以反。集傳耦叶音疑。疑一韻。六帖爾穀一韻。里耦一韻。然不詳其說。

噫嘻一章八句

疏義且土噫嘻非祭祀樂歌而入於頌。蓋頌體也。抑豈祈年析穀之時。即其地以戒農官歟。况或以此為頌。頌則其列於頌也。尤宜矣。

詩經

卷一十五

卷一十五

板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處止亦有斯容

賦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

後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膺焉有與拜焉者也○此二王之後

來助祭之詩言鷺飛於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備

整亦如鷺之潔白也或曰興也

呂記孔氏曰澤名為雝在西有此澤無取於西之義也○朱氏

曰先儒多謂碑雍在西郊故曰西雝

疏義天子祭宗廟則歸之膳杞宋來助祭則拜以謝

大全孔氏曰客者敵室之言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

客也又曰史記杞世家云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於杞其殷

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又封微子於宋○三山李氏曰

我客云者不純臣待之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于家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讟無幾夙夜以永終譽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其能夙

夜以永終此譽矣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

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

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呀引陳說在彼無惡之意與上文傳意敬異

故朱子初解舊本於此說之下有亦通二字

麟按前一說本鄭箋也鄭云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

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尤明○亦帖云夙夜者循環

無窮之意說通云庶幾幸之也○此兩節周頌中韻叶之最分

詩經

卷二十五

緇

緇

言終言終
明又不辭費者前節中亦有所容一亦字一斯字便連服警作
議論故當屬賦體○朱子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
助祭之臣然但言助祭亦泛恐是二王之後來助祭而獻之之
詩也

振警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
禮降福孔昭

賦也秬稌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溼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
無不熟矣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秬烝進畀予
洽備皆備也○此秋冬報賽用事之樂歌益祀田祖先農方社
之屬也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

將甚徧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稌種也職方氏謂雜糞高燥其穀宜黍荆揚
下溼其穀宜稌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溼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
無所不熟○豐城朱氏曰此詩朱子謂報賽用事之樂歌集傳
神字正指田祖先農方社而言蓋言收入之多而得以供祭祀
備百禮者皆豐年之所致而田祖先農方社之所賜也故報賽
之際以降福孔昭歸功於其神焉

麟按集傳徐廩無叶皆叶舉里反則雖神醴以下每句皆韻然
必上六句以各三句為一截末一句總結為不易也百禮兩貼
祭祀為提亦不必開看

豐年一章七句

有警有警在周之庭

賦也警樂官無自者也○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而

句總序其事也

鄭箋王者治定制禮功也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疏義庭廟庭也

大全鄭氏曰警矇也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十瞽四十人

中瞽百人下瞽有六十人眠瞭者相之眠瞭音視了○濮氏曰

王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於祖廟此工歌也○朱子曰祖通言

先祖

設業設虛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蕭管備舉

業虛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鞀

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鞀小鼓也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

殷福鼓周縣鼓鞀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搖之則傍耳

還自擊各石磬也祝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柄之令

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攷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組銘

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也蕭編小竹管為之管如篳篥兩

而吹之者也

毛傳業木板也所以飾柶為縣也提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

為虛衡者為柶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祝木柱也圉柶也

釋文鞀字亦作鞀鞀音亂遂字又作笛

孔疏既有警人又使人為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虞

其上刻為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爲之飾既有屬之小鼓又

有田之太鼓其鼓懸之虞業為懸鼓也。又有鞀有磬有祝有圉皆視睪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周禮瞽矇為太師之屬職稽鞀祝圉簫管弦歌釋器云。木板謂之業懸之橫者為柶其上加之以業所以飾此柶而為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丈故為兩解。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禮考皆言柶虞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虞業而無柶文皆與虞相配。柶業互見明一事也。釋器云木謂之虞郭璞云懸鍾磬之木植者名虞虞既用木則柶亦木為之也。虞者植於兩端柶則橫入於虞其柶之上加於木板側著於柶其上刻為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即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箎虞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箎飾之以鱗屬以木板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掛懸統是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為懸也。言掛懸統者統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柶虞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領口銜壁壁下有旌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壁翬注云周人畫翬為翬載以壁垂五采羽其下樹翬于簏之角上飾鞀多是也。釋樂云大鼓謂之鼓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鞀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應鞀共文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鞀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否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

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箎虞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箎飾之以鱗屬以木板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掛懸統是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為懸也。言掛懸統者統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柶虞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領口銜壁壁下有旌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壁翬注云周人畫翬為翬載以壁垂五采羽其下樹翬于簏之角上飾鞀多是也。釋樂云大鼓謂之鼓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鞀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應鞀共文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鞀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否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

也而大鼓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略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
 鼓也祝木控圍楊者以樂記有控楊之文與此祝圍為一故辨
 之言木控者明用木為之言祝用木則圍亦用木太師注木祝
 故也是二器皆用木也皇陶謨云合止祝故注云祝狀如漆甯
 中有椎合之者棹椎於其中而撞之故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
 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故謂之甄郭
 璞云祝如漆甯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
 令左右擊正者其椎名也故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鈕故刻以
 禾長尺櫟之甄者其名也此等形狀益依漢之太予樂而知之
 其柎篋固故古今字耳○瞽矇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謂其官
 為瞽矇故連言之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為太師小師是以才

智為差等不以目狀為異也春官序於瞽矇之下云視瞭三百
 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太師之懸凡
 樂事相瞽注云太師當懸則為之相謂扶土是主相瞽又設懸
 也○釋樂云太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篋李巡曰太簫聲大者言
 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篋篋小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
 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籥易通封驗云簫長
 尺四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
 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為之耳管如笛保而吹之
 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太予樂
 官有之是也釋樂云太管謂之簫李巡曰聲高太故曰簫簫高
 也郭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篋六孔

疏義櫟音歷梢也。掠也。○此皆堂下之樂也。鼓以主乎衆音。啓以收乎衆音。祝以起樂。圍以止樂。既皆言之。而又曰。荀乃奏。又至於簫管之細。亦備舉焉。則餘不言者。在其中矣。

太全禮記明堂位注曰。足謂四足。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簾虞也。○曹氏曰。足鼓則以跌承之。楹鼓則以柱貫之。周鼓始垂於簾虞。故謂之縣鼓也。

古義劉焯云。鞀導也。所以導樂作。亦作鞀。爾雅云。大鞀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又作鞀。月令云。修鞀鞀。先儒謂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謂鞀。陳陽云。設於鼓為小。所以兆奏鼓者也。鼓以節之。鼓以正之。作樂之道也。鼓則擊而不播。鼓則播而不擊。陳祥道云。祝方二尺四寸。陰也。鼓二十七。鉦鎛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

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徐光啓云。祝之制中。虛蓋聲之所出。以虛為本也。圍之制中實。蓋聲之所止。則歸實也。王邦直云。樂記曰。聖人作為柷敔。柷敔。柷柷皆一物。而異名。不言柷敔。而言柷敔者。祝以中虛為用。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柷。敵以伏虎為形。而聲伏焉。故又謂之敔。蓋聲之出也。樂由之合。聲之伏也。樂由之止焉。亦陰陽之有也。

麟按。周鼓皆懸。則田既大鼓不必言矣。應為小鞀懸之。與否。固不能辨也。顧伯欽曰。若小鼓皆懸。則夏后足鼓。小鼓皆足矣。竊恐足長則制不稱。足短則難於擊。如何是好。殊發一笑。祝敔集傳。連底。桐之。處頗不能句。圍背村塾。皆云有二十七。鉦鎛刻而亦不知其作何解。今觀孔氏有推柄連底之說。而始知祝之推。

連於底者其柄也。字彙云：桐引也。動也。動之則左右擊亦如播
 鼓而耳自擊。但彼擊之於外，此擊之於內。耳禮書云：鐃鳴自內
 鐘鳴自外，亦其義也。則今但於中有雅連底句，桐之句，今左右
 擊句，而理自明。圍以背上有二十七鉦銘刻句者，恐是沿疏義
 益彼於此下入小注云為鉦銘刻者，凡二十有七也。今詳文意
 祝圍既皆木為則釋祝處云以木為之矣。釋圍處固未有明文
 也。疑當於鉦銘句而下於刻以木句長尺句刻以木者言以木
 刻為此伏虎之圍，背有鉦銘者其長則尺也。即或謂圍不當止
 於竟尺之短圍，陽數亦不應以十寸為限，則刻以木長尺，櫟之
 自連下文為刻其所以櫟之之具，善背上二十七鉦銘刻之讀
 斷未可矣。禮書亦云：敵二十七，鉦銘陽也。無刻字，字彙鉦銘不

安貌當是背上斑文，突乙處易令作聲耳。集傳以上叶聲字次
 節叶庭字却奇，而確奏叶音祖。○續按尚書孔氏疏：敵狀如伏
 虎背上有刻，憂之以為聲，則疏義及今村塾所讀之說也。吾友
 汪元杓句讀蔡傳背上有二十七鉦銘刻，以櫟櫟之，櫟長一尺
 以木為之，則愚所疑後一說是也。無云以木即為伏虎者，然據
 孔氏則祝敵且以為憂擊，故曰憂之以為聲，又何定解乎。寧從
 蔡氏傳汪氏句讀耳。

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宮戾止。永觀厥成。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蕭韶九成之成，擇言二王
 後者，猶言虞實在位，我有嘉賓，蓋尤以是為盛耳。

通解永觀厥成，曹氏曰：觀之無厭數也。勿入興亡之感，為妙成。

字不須說出九成舜韶九成周曰九成注曰樂闋也如蕭韶云云如字自明

麟按是聽平聲讀為妙以我客戾至為盛失渾厚之意似可不

有瞽一章十三句

大全濮氏曰始言樂官中言樂器終言樂聲之美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鱸有鮪鰈鰒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猗與歎詞潛參也蓋積柴養魚使得藏隱避寒因以薄圍

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鱸白鰈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

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於寢廟此其樂歌也

鄭箋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孔疏冬則衆魚皆可薦春惟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月既寒

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注云魚雁水涸

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也月令季冬乃

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白虎通云王者不親

取魚以薦廟故親行

大全慶源輔氏曰今月令但有季冬至寢廟之文季春薦鮪乃

序說也

通解此雖一詩而兩用決非一時而兩祭

六帖黃氏讀詩蟲則云潛深處也毛氏訓作糝則是積柴以養

魚矣不知漆沮之中如何積柴以養之也江海多魚豈皆積柴

以養之歟此說良是○方慙曰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

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薦人道也。

說通此是常祭之外另舉此祭如漢人原廟薦新之意西北少

魚故重之。獨言漆沮即不重與王亦非無意之言。

古義鄭玄云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渙非常事重之也。孔穎達云

按仲秋以天嘗麻季秋以天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親往

以四時薦新是其常事魚則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又云句

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

公矢魚于棠春秋譏之是也。應氏云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於

所尊故不敢輕也。藥必先嘗膳必品嘗此致教於君與親也大

享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此致教於天與親也。秋嘗曰嘗

亦謂物已備成嘗而後祭以致其孝也。有鱣下句多魚之實也。

鱣鮪詳見碩人篇羅願云鱣蓋鮪之類常三月中從河上於

津捕之淮水亦有之鮪出海三月從河上來許慎謂遡河而上

能度龍門之浪則得為龍今鞏縣東維度北崖上山腹穴舊說

此穴與江湖通鱣鮪從此穴而來入河又云孔子曰食水者善

游而耐寒謂魚類也鱣鮪之類雖食於水而不正食水淮南子

曰鵜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鮪入口羞露而食故鱣鮪不善游

冬乃岫居入河而眩浮亦其驗也。水經注云鞏縣北有山臨城

謂之蓋嶺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

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暮來游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他處則

無故河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呂氏春秋稱武王伐紂至鮪水

紂使膠鬲候周師即是也。按周禮天官獸人職云春獻王鮪月

紂使膠鬲候周師即是也。按周禮天官獸人職云春獻王鮪月

紂使膠鬲候周師即是也。按周禮天官獸人職云春獻王鮪月

令季春之月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友乃告舟備具於天子馬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夏小正則以三月祭鮪戴德為之傳二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陸佃亦云鮪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見目而目眩故詩言漆沮及河通道此魚鮪說文云白鮪也其形纖長而白故曰白鮪又謂白條此魚好游水上故莊子觀於濠梁稱條魚出游從容以為魚樂明遂其性也淮南子曰不得其道若觀條魚望之可見即之不可得此魚好游也陸云鮪魚形狹而長若條然故曰鮪也今江淮之間謂之鱮魚性浮以鱮而白蓋鱮必嘗鱮謂之鱮其義一也麟按集傳祀叶遠織反福叶筆力反六句三換韻○鮪白鮪也

詩瘦閣大本備作白鯪也誤鯪魚同上云鯪人鯪是已莊子條魚之條於求反音由又曰聊反音迢則此田聊反也鯪魚向地為景小魚非佳產

潛一章六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五終

經說約

卷之二十五終

三

詩經說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六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泰訂

有來^行雖^行至^行止^行肅肅^行相維^行辟公^行天子^行穆穆^行

賦也。雖，雖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祀。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疏義輔氏曰：不和則有勉強之心，不敬則有怠惰之意思。愚謂來雖雖至肅肅，互言以見和敬之兼蓋也。和敬兼蓋則嚴而恭，和而節，禮有全體而德容無所病矣。

六帖徐士彰曰：此詩是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文王。玩詩意重在

得諸侯上故首二節言諸侯獨詳蓋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
 王者天子之孝也○孝孫主祀無有二段淵然默然潛乎默感
 之意不足以通神明故言穆穆方與神明合德
 古義來者非一之辭孔穎達云彼從本國而來也至者至於周
 廟也止語辭維字重着閑先德云有字正與維字相應便見非
 復大夫助祭意天子以佐言武王自謂也漢書韋玄成云唯聖
 人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
 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
 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麟按集傳雖與公叶篇內同古義雖公冬韻肅穆屋韻通篇俱
 隔句用韻蓋一章四節十六句八韻亦整律之至奇者

薦廣牲相子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於歎詞廣牲大牲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
 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本哉
 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疏義對辟小言則曰天子對皇考言則曰孝子語意各有所至
 故不同

太全臨川王氏曰大牲碩大肥膾之謂也

六帖顧太韶曰於薦二句疏云於天子進大牲之牲辟公助我
 陳其祭祀也經旨了然今人說者却似諸侯自薦大牲不知周
 禮九貢唯侯服貢祀物亦謂入貢時納之耳寧有當祭時始進
 之乎天子自有牧人克人等官其牲何所不備而乃取於諸

侯也。商頌大禧是承句同。此綏予孝子不應作疑詞。蓋此是徹祭之歌耳。

古義按橫量曰廣廣牲即雉誥所云騂牛一者。

麟按集傳考叶音口古義牲考有韻祀子紙韻。

宣指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宣通指知燕安也。○此美文主之德宣哲則盡入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主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

疏義以名號之謂夏商之君不諱名如此啟與天甲之類皆名

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周人以諱事人者如稱文王則不敢斥之曰

文王昌書稱惟爾元孫其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

當時亦有王孫滿竊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

後世之臣有以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

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庄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

夷而書晉侯夷皆未嘗諱

通解宣通於事哲明於理宣哲文武俱要著文王實事說克昌

厥後後字自指文王一身言觀下後我二句可見

麟按集傳天叶鐵因反古義人天真韻后後有韻○詩通云本

文只言燕皇天而注就反字看出安民蓋天以安民為心民安

則天心安也。克昌就文主得天眷上說後即武王自言不須猜出。

緩我者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禘祭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妣也。言文主昌厥後而安之以眷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乎烈考文母也。

太全新安胡氏曰以文母證之則烈考為文主無疑。此詩為武王祭文主之詩無疑。○安成劉氏曰先儒於介字皆訓助。朱傳於此章亦然。而於他詩皆訓天。其義可互見也。

詩通末二句即指當日之事。

麟按集傳考亦叶音口毋叶滿彼反古義壽考有韻祉母紙韻。

古義又云此篇句句隔韻矣。而第五七韻又承第三韻第六八韻又承第四韻。

雖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益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大全鄭氏曰學士國子也徹者歌雍。

古義陳賜云大祭祀告利成之後徹必歌雍。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樂以徹食。黃佐云此詩但為武王祭文上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華有鷩休有烈光。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載前曰和。

齊上曰鈴。中央有鶴皆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重其法及其車服之盛。如此。孔疏和亦鈴也。言在車前相傳為然。無正文也。釋夫云有鈴曰齊。李巡曰以鈴著旒端。郭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是鈴在旒上。○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事故。言曰以司之。非諸侯自言曰也。

嚴緝杜預曰。鸞在鑾和在衡。鈴在旒。動皆有聲。李氏曰。烈犬也。疏義法度。泛以朝廷典禮言。

六帖。鄒子靜曰。此篇諸侯之來。本為來朝。而詩之作。則為助祭。如車及詩東都之行。本為會同。而詩之作。則重甲獵也。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巾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嚴緝以致其孝敬以行其獻享。

輯錄通釋曰。后穆為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為昭。三世為穆。通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

通解。孝享以王者言。而諸侯助之。觀下節注。又言孝享可見。麟按集傳。享叶虛良反。是與上節為韻也。詩說云。觀注先乃又三字。本當三開說。而首二節略有相粘意。當此處斷。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

載廉

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益歸德於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疏義未言保之只是長有之意以介眉壽則長有多福矣。○因諸侯來朝而使之助祭因諸侯助祭而得以受福。麟按疏義大全祐後五反嘏叶音左古義慶韻古義又云徐光政云以介眉壽而下三句一韻秦人功德碑本此則是上三句言祭而獲福而下三句歸功於所以致之之由純嘏即多福變受成章耳不必如疏義有漸進極盛之說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自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賦也客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亦語辭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萋且未詳傳曰敦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此微子來見禘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鄭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目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孔疏威儀出於心而以力行之故言盡心力於其事也從亦有士舉卿大夫而士同可知。釋器云玉謂之彫又云玉謂之琢是彫琢皆治玉之名敦雕古今字。

嚴緝重言有客喜之也稱其衆臣之有文則其主之賢可見猶杜詩云待立小童清也

大全孔氏曰命敬子為宋公代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麟按亦白其馬句雖關係要是點景語也詩固有不定題目而因文知事者雍之文母載見之昭考此篇之亦白其馬雖得辭者不能異辭矣集傳馬叶蒲補反古義塵韻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繫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失也

麟按言授二句商量擬讓之詞非已然事馬集傳曰同上者云亦蒲補反也連上節為一韻但上三句無叶○次節帶叶上節

頌與載見一例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結承先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麟按已追之又綏之是兩項然俱非實事不二句說通云言可留之意而不言客之可留言外之皆長矣易也通解云坦易非不難之謂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允玉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者定爾功

賦也於歎辭皇大過止劉殺者致也○思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大武之意在於止殺大武之詩在於止殺○豐城朱氏曰武王之功所以天下莫強者以文王開之於前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遏劉以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

古義通篇俱無韻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

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蓋而其說誤矣

大全禮記明堂位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注云象周頌武詩也以管播之朱干赤木盾也戚斧也冕冠名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干戚武象之舞所執也○建安何氏曰內則成童舞象象舞武舞也謂于戈之小舞也象用兵刺伐之舞蓋象武王伐紂而成功也

古義序云奏天武也唐孔氏及朱子皆謂周公象武王之功作大武之樂蓋本於明堂位篇言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之說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故樂以武名四代之樂如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皆稱大者以功成作樂為一代大事

故耳樂記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玄云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賈公彥云舞人須有限約立四表以與舞人為節別也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三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十表為六成陳祥道云周都商之西南商都周之東北故舞始而北出則出表之東北以商居東北故也三成而南則入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故也疆南國然後可得而分治分治然後可得而復綴今治繫於

臣故散而為二復綴統於君故合而為一陳暘云文舞九成武舞六成何也曰二與四為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三五為九而乾用之參夫之數也文樂陽也其成以參天之數武樂陰也其成以兩地之數亦節奏自然之符也又云居官大司樂奏舞射歌夾鐘舞天武以享先祖然則武奏大武歌是詩而舞之可知矣也有言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周官樂記皆先大夏後大武以世次先後言之祭義明堂生皆先大武後大夏者尊時王之制故也古者帝王之於天下入則揖遜出則征誅其義一也然以文得之者必先乎文以武得之者必先乎武各適其時故也

詩經

卷二十一

樂記

麟按舞有綴屯表位南北往復後世梨園院本之濫觴與今踵而行之者乃如土偶或失其故矣

且土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禮閔于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是考永世克孝

賦也戎王免喪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

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與發同無所依怙之意戎哀病也匡衡

曰榮榮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蘇平也蓋所以就文武

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也

麟按集傳造叶祖候反考叶呼候反古義有韻上三句一截下

二句一截

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水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著見其陟降於

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

與此文勢正相似而莊衡引此句頗注亦云若神明降其躬廷

是也

麟按集傳庭叶去聲下二句易明無遺

於乎皇王總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王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總序序

而不忘耳

通解序字與文武之業業字不甚遠蓋自己有益曰業自相傳

言之曰序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此成王除喪朝廟既作疑後世遂以為嗣王朝廟之義後

三篇放此

詩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克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
 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始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
 也○成王既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巡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
 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
 使予勉盡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
 總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
 已矣

大全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臨川王氏曰
 保安則無危亡之憂明廟則無昏塞之患○慶源輔氏曰上下
 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於家指其內事也○三山李氏曰自
 予落止至繼猶判渙皆是仰先王之威德嘆眇躬之京薄若前
 指之高遠也○新安胡氏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猶言皇皇如有
 求而弗獲之意自維予小子而下則慮萬悽愴如或見之也誦
 其詩想其形容成王之思慕皇考爰述何其微婉懇切反
 覆曲盡有無窮之歎蘇也哉
 通解許謙曰紹庭上下陟降武王之正朝廷也陟降厥家武王
 武王之齊其家也○此皆昭考之道取殊處上言昭考之道泛
 自其一節言此言家庭之禮專自其一節言言不求道於遠求

道於近也。保明二字亦在行道。上說此比堪多難尚高一層。保明其身而多難不足言矣。此武王之志也。

六帖張叔翹曰：以落為始，如以亂為治，以真為香，以特為匹。之例，古人語多如此。艾之為言盡也，其道遠，故不能造其盡也。以

聖人對沖人言，故曰恩。

占我通篇俱無韻。

訪落一章十二句

說同上篇

大全看山蘇氏曰：上篇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如即征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大甲以嗣王新服厥

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玉及初服，此訪落所由作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言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去事也。○成王受羣目之戒而述其言

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其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

察，當知其聰明，明受常若陟降於吾之，為而無日，不臨監於

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麟按集傳：叶將黎及古義支韻。各三句一截。

維五，小亨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

顯德行。

將，進也。佛，弼通仔肩，任也。○此乃自為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

詩經

卷二十一

終身

未能教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
於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
則打轉其可及爾。

疏義及者。反於聰敏之地。

麟按上章云。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章云。佛時仔肩。示我顯德。

行學問道理。俱說到看實處。故佳。予與止叶。將與明行叶。集

傳明諒郎。反行力郎。反也。古義予止。紙韻將明行陽韻各二句

一連。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而忘後患。莫予孽。蜂自求辛螫。蟻自求螫。蟻被挑蟲。拚飛維鳥。未
堪家多難。予又集于孽。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忘。慎。莽。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肇始。乞

信也。推。蟲。鷓。鷓。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鷓。鷓。之。雛。化。而。為。鷓。

故古語曰。鷓鷓生鷓。言始小而終大也。蟻。辛苦之物也。此亦

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莽。蜂。而得。草。螫。信

飛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既當懲者。益指管蔡之事也。然

我大幼冲。未堪多難。而又集於辛苦之地。羣臣奈何捨我而弗

助哉。

古義初武王既變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成王信之。而疑周公。其後三監挾殷以叛。成王至是始自周公

之忠。而悔已之輕信。三故以致禍亂也。曰。予其懲創往日之失。

從今以往。與廷臣更始。以忘後自之患乎。爾廷臣其毋以予往

日者為昏為復而棄我也孔云我令欲慎小防惠故須汝等助
 我言已求助之意也自莫予弄蜂以下皆追數往日之失予之
 所以其懲者此也莫之為無音之近也弄通作送舟遂散走也
 蜂以比三升桃蟲以比武庫蜂本作蠶說文云飛蟲螫人者羅
 願云蠶種類至多土淺黑色最大者螫人至死陸佃云其毒在
 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愚按漢書中山靖王傳云讒言之徒蠶
 生類師古注以為更多也此詩此意與彼同當管叔流言與羣
 叔置然更進迭和如蜂起然而成王不察其奸終羅於螫毒之
 若即謂之自求辛螫可也辛屬金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故以
 為痛苦之義桃蟲小鳥爾雅云桃蟲鷦其雌鷦按鷦即鷦鷯也
 鷦一作鷦又名鷦鷯江東呼布毋陸佃云說苑曰鷦鷯巢於蒿

若鷦鷯以髮鳩性怯鷦性巧故鷦俗呼乃婦一名工雀一名女
 匠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為巢巢至精密以麻紵之如刺鷦然
 故又一名鷦雀又郭璞謂鷦鷯小鳥而生鷦鷯陸玑亦謂鷦鷯
 微小如黃雀其鷦化而為鷦故俗語鷦鷯生鷦及現焦氏易林
 亦有桃蟲生鷦之語毛傳解此以為鳥之始小終大者義實本
 此若以比武庫則郝故所云方武王誅紂宥其子人以為亦鷦
 耳未幾校徐奮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桃蟲之為大
 鳥也然鷦化為鷦目所未見世多疑之又經文但言鳥耳未嘗
 言大鳥也豈謂鷦鷯非鳥必待變而後為鳥乎集者栖止之義
 蓼說文云辛菜蓄蔞也按爾雅蓄蔞蓼即以郭璞以為澤蔞也
 陸佃云蓼生水澤者並赤味辛羅願云蓼主苦思報吳即則以

蓼毛傳云集于蓼言辛苦也季本云多難謂管蔡之亂蓼以喻
武王之喪也言已方幼沖不堪國之多難而又適當大喪之苦
故曰又集于蓼也

麟按無上事而曰予其懲其字益有指也不必依註入何以且
子其懲與而後後患自是兩句不可作一滾下莫予莫字頗有
多解坦對以莫對有較勝大意言無入使蜂螫我乃我自取其
卒螫也古文莫予莫我如莫我宵德之類皆倒句便文耳此章
魯詩世學六帖古義雖各有小有所然俱未詳好闕

小采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采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麟按此章若予其懲而後後患作一句讀維清肇禋

用有成亦作一句讀則兩詩各少一句矣村塾每云句讀

師其名不易當尚如此

載子系載子系柞其耕澤澤

賦也除音曰音除音木曰柞音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澤音解散

也疏義解音蟹凍釋土膏動故解散

大全曹氏曰秋官雉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是除草曰芟音雞音

弟繩音草金實曰繩通解柞柞其木子非柞木也曰芟曰柞每歲春耕皆如此朱

子引秋官柞氏句以為除木曰柞之微耳此節總敘耕時事

講意芟柞不是耕蓋將耕先芟除其草木

詩經

卷二十六

詩經

麟按集傳作叶疾各反澤叶徒維反

千耦其耘但隰但畛

耘去苗間草也隰為田之處也畛田畔也

通解此節總敘耘時事

麟按畛平聲字彙畛本止忍反此平聲者亦以韻相就耳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資其饁思婦其婦有依其士有

略其相依載南畝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疆民之有餘力而

來助者遂人所謂以疆予在畔者也不五三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

聞民轉移執事者若令時備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不五九墮衆

飲食穡也婦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不五九略利也

始載事也

孔疏坊記云家無二主故知主家長也主既家長而別有伯則

伯是王之長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不五三季幼少宜與諸子為類也令旅中兼之旅訓衆也謂幼者之衆

即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

芸者若幼則從饒而行強有餘力謂其人強壯不五九一夫之田仍

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疆予任民地官遂人文被

注云疆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彼民作吐注云變民言吐異

外內也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閑民無常職轉移不五九

司農云閑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入執事若令時備力也信二

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即東西也此太宰之

詩經

世而得有爾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有五於為人所後者望人順而任之周禮列於九職是雖太平之世必為人備故此得有之也

通解自此以下至餘絲其庶反覆言耕稼之事蓋農人之務以耕耘為重然首二節雖略言而未盡其說故復詳之

古義伯長子班固云子最長迫近父也通長稱伯庶長稱孟○陳際泰云人情莫不樂其羣主伯亞旅皆在焉均勞又聚語也

人情莫不樂其所暱婦女自饑氣體為粲又相慰藉也麟按疏義太全俱云士與以叶是上六句三句一連也前三句

舉其入後三句言其饑嚴詩緝云當饑餉之時有嗇然象人餘食之聲其耕夫則愛其婦其饑婦則就其夫有嗇句同帶下作

串耳集傳耕叶養里反畝叶滿彼反亦丁韻

播彼百穀實函斯活

函舍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

大全鄭氏曰實種子也

麟按集傳活叶呼酷反古義屋韻含氣而生是疎家精澁語

其達有厭其傑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是也傑先長者也

麟按集傳達叶陀悅反古義屑韻驛達厭傑字法各佳注亦妙

厭厭其苗餘其庶

餘詳審也庶耘也

孔疏庶是芸之別名餘餘郭璞云芸不怠也王肅云芸者其衆

縣然不絕也

古義說文云縣縣微也。庶通作縣。

麟按上節曰有厭則有不厭者矣。故此重之曰厭厭見受氣皆

足不可以不也。

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界祖妣以洽百禮。

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

通解百禮只承祖妣。

麟按集傳濟叶上聲然此節亦三句一截。

有幽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幽芬芳也。未詳何物。胡壽也。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由光也。

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由寧也。

毛傳樹猶飶也。

鄭箋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

孔疏樹是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故傳

辨之曰猶如飶也。傳二十三年左傳曰醴及胡者周書漢法保

民耆老曰胡。

輯錄酒扶高年養疾病。

六帖張叔翹曰邦家之光非賓客增重邦家之謂蓋以本有之

年設燕享之禮自是豐年嘉會此便是邦家光顯慶若以荒殺

禮氣象爾然何光之有。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旅舌如茲。

且此極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

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備言自古有年也。

疏義耕耘收穫稼穡之事也。蓄積之厚用度之周豐年之慶也。

三句又因此時此處之所言而推言普天之下。自古以來無不

有極其贊美之詞。

麟按此節集傳云。今叶音經。是與馨寧為韻也。茲無韻未詳。六

帖則欲以馨寧經叶。且茲叶為隔句韻。釋文且又子餘反。詩經

且又咀之平是也。然不知古義直云。二句無韻為直提魯詩世

學又云。茲叶音燿。即恐出於穿鑿不足辨矣。

載受一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

疏義朱子初本此下有下章放此一節。

畷。良。耜。俶。載。南。畝。

賦也。畷。畷。嚴。利。也。

疏義嚴整而鉅利。

播。厥。百。穀。實。函。斯。后。

說見前篇。

麟按此一節音叶並與上同。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緜。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饒音也。筐筥饒具也。

疏義此以下八句言耕之事。

輯錄與餉同。自家之野謂之餉。謝氏曰。其餉則以黍。飲飯也。

麟按前篇餉耕在播種之前。此餉耘在播種之後也。方苞圓管。

不一之辭

其坐伊細其鱗斯趙以藥茶蓼

斜然笠之輕舉也趙刺蓼去也茶陸草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蓼為棘茶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茶毒也

孔疏其鋪斯趙則趙是用鋪之事鋪是鋤類故趙為刺地也又釋草云蓄虞蓼其氏曰蓄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為水草也蓼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草也釋草云茶委葉舍人曰茶一名委葉其氏引此詩則此茶謂委葉也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刺釋文亦反

麟按集傳糾叶其子反古義條韻蓋虞蓼小志古義引說文又以蓄虞斷句不知孰失

茶蓼朽止黍稷茂止

毒草朽則土熱而苗成

麟按土熱坊本多作土熱候六帖引月令季夏土潤溽暑大雨時行饒穰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美土疆是其證也

穰之揜揜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揜揜護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

詩經說文

卷二十六

二

穢蓼居

孔疏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室為一族於宗
鄉則一族於一遂則一都以鄉尊於遂故舉鄉言
麟按百室亦本概之詞不必炤周禮說集傳抑則豈反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

殺時特牲有抹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黃牛黑唇曰特抹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六帖張翥翹曰此詩所言祭祀小序以為春報社稷朱子初本
以為宗廟樂歌此注但言續先祖以奉祭不明言其何祭也而
載芟篇題之下則云此詩與豐年相似下篇做此益改本也從
此則亦秋冬報賽之樂歌矣諸說紛紜迄無定見然經文曰殺

時特牲蓋四方之牲各從其方之色曰特牲或足舉之以例其
餘如小雅大田以其駢黑之例則改本之說亦自可通矣

古義四句無韻未詳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或疑思文臣土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商頌者
其詳見於函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絲衣其紆載舟休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羸豕及嘉兕觥其蘇旨
酒思柔玉英不敷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紆潔貌載載也舟爵舟也士祭於王之服休
休恭順貌基門塾之基鼎臯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詳
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舟之人升門堂視壺

唯遷豆之屬降往於基。盛羅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竟已。乃奉鼎。慕告。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誼諱。不忌傲。故能得壽考之福。

孔疏釋官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一。注云。以為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孔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是塾為門之堂也。言自堂徂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自羊徂牛。言先不後。大為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象。象既絕。大鼎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象。此經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象及商。不言自徂。象上有徂之文。鼎則先大後小者。象商為編。

也。禮有冠弁。事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且非祭祀。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社而祭於己。士冠禮有爵弁服。紂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壺。壺及遷豆者。以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故遷特牲。為說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即位於堂下。宗人升。有西階。視壺。壺及遷豆。反降。東北面。告壺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克。宗人奉鼎。寧於祭。彼先視壺。遷豆。次視牲。次說天子之禮也。鼎。鬲。食。謂之。鼎。釋器。文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說義。此門塾之基。蓋門內西塾前之基地。即堂下之南隅。與西階相直處。頌無飲酒之詩。而儀禮特牲祭之前夕。視壺。視牲。厥明。乃祭。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宗人。即前視壺。

視牲者此諸侯士之祭也。豈天子宗廟之祭則以烈文獻顯相以絲衣獻視濯視牲者與此差可以類推矣。○祭祀設洗於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銅在東房。几席兩敷在西堂。蓋升自西階至東序。入東房。乃及西堂也。○降牲於基。告濯具。此則降自西階至西階之南方。東北面以濯具。告主人也。蓋此時主人在阼階下東北上。故東北面而告之。壺及豆之類告濯。几席不洗者告具而已。○牲在門外。故反告之。反者。復其故處也。充猶肥也。○鼎亦在門外。鼎正當門。居牲北。牲居鼎南。少近西。大全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曰絲衣。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曹氏曰。餘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有服弁。則衣用絲。故知絲衣為助祭之服也。○孔氏曰。依依。人頽恭順。○安成劉氏曰。門之內外交。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几。四塾外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謂之堂。則宜有基矣。詩所稱。則內塾之基矣。○儀禮士之祭前祭。一日夕時。主人及賓皆入。升堂。下東。西。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於堂上。東序視豆。邊銅於房東。視几席及敷於西廂。反降而告於繼之。濯澆几席之備具。於是賓主皆出。即位於門。東。西。終在門外北面北上。牲在鼎西南。北首。東足。東上。宗人往視牲。反位。告其充肥。遂舉幕。告鼎之潔。其禮亦若此。詩之次也。○段氏曰。告濯具。省器也。告充。省牲也。告潔。省蠲也。○三山李氏曰。上五句。未祭之先。整潔謹重如此。下四句。既祭之後。敬謹如此。則祭時謹禮可知矣。○慶源韓氏曰。第

詩經說

一、二句言其衣冠鮮潔而整肅也。三四五句言其行禮順習而有序也。六七句言其酒器如式而酒味和旨也。八九句言其威儀敬靜而謹饒也。如是則宜乎得壽考之福矣。玩此一詩真可畫也。

通解此詩專主祭說。不可與飲對看。蓋祭中飲酒也。首二句輕只重其人。不重衣冠。蓋貯酒。濯供盥。下濯具。濯字又別。麟按以上諸說亦互有異同。姑列以備參攷。又無由引大全云。基士所立。告之位也。賓主東西立。向主則背賓。故朝上立而告之也。然今木全不載。○盥禁在東序。蓋禁以側尊。鄭康成曰。如今方案也。禮器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廢禁。禁無足者。飾朱。舊圖。天子之鼎。飾以黃金。容一斛。特牲。陳鼎於門外。

北面。鼎入當階。階東面。則鼎固。有面也。王日食。九鼎。而陪鼎三。陪鼎者。銅也。以其陪正鼎。曰陪鼎。亦曰羞鼎。牲體皆享於鑊。然後肉。齊之。鼎。蒸納之。銅。登。是其用之別也。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或絲。伏牛。鯨。暴。休。也。叶。基。韻。或。基。萬。故。叶。鯨。韻。

於鑊。玉。師。傳。管。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天。介。我。龍。受。之。鑄。鑄。玉。之。造。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於歎辭。鑊。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龍。也。鑄。鑄。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鑊之師。而不用。返。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鑄鑄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

乏者亦維武主之事是師爾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靡君之用武也。能如是是亦武主也已。

六帖邊謂守而不動養謂蓄而未發。遵養非觀變守且節也。

用介非幸災順天時也。師者師其意非師其迹時中之理與時偕行也。故曰于聖之心萬古一道。

麟按集傳造叶祖候反疑與受字為韻也。前四句以晦介為韻後二句以嗣師為韻。魯詩世學晦叶呼外切。集傳嗣叶音祠。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為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

云爾

大全建安何氏曰勺籥也舞籥文舞也。孔氏云籥舞不用兵器以其尚幼故習小舞也。賈氏云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故以詩為舞也。

儀禮燕禮曰若舞則勺注曰勺頌篇也。萬舞而奏之所以勸有功也。禮記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注云武曲名正義云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

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紘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主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賦也。紘安也。桓桓武貌。太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

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於天也。間字之義未詳傳曰間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

疏義保有者信之專任之少。○綏萬邦者會朝清明萬姓悅服之日也。定厥家則國勢確乎不拔建官位事而致垂拱之治矣。○綏萬邦發豐年征伐之當天心可驗矣。然天又不惟應以豐年而遂止也。所以眷之者不已使其任賢亦不已用以經營天下大定乃致武王之德益昭于天而君天下以代商也。詩意本謂武王於伐商之後不以休祥而替用賢之心故其效驗之餘又得效驗如此耳而必本諸匪解之天者以見聖人之所為莫非天也。

古義左僖十九年衛大旱甯蒞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竹書紀武王克商之明年其秋大有年舊說皆引老子言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謂武王誅無道以安天下故能召天地至和之氣而獲豐年之報也。厥士謂皆與武王共定天下者凡分封為諸侯者皆是書康王之誥篇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是也。此不專指周召言用召為東西二伯乃其統領之人耳按時邁篇言載戰載豐以求懿德則兵革不戢帶襁晏如故能保有厥士左傳云能左右之曰以于以四方者猶言使之等制運量乎四方也。按書武成篇言列爵惟五分五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皆可以厥士稱然建官位事乃王朝之職此舉于以四方為言其為特指列爵分王者可知矣。克能也克定厥家者朱善

云天子以天下為家者也。必四方安定而後克定。平厥家也。麟按此詩語以層遞相毛。即不能知其連截疑亦無額。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益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序以為講武類禘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未定時。周之命於繹思也。應當也。敷市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敷辭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久而可繹思者。以資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又以為凡此

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

孔疏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先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祀於周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謚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武王之封賞功臣。入見其為武王之恩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繹者耳。非已之恩也。以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

賞者又可以不思釋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集傳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者其矣。此又提起來說以興起人心也。大封功臣於廟而歌此詩其言只止於此而不及車服錫予之物蓋以是為重而不以物為重也。

通解按此詩述武王大封功臣之意而言則謂之專頌武王可矣而兼之文王者蓋以武王之所以得行封賞皆從文王之勳勞來故曰文王既勳止曰敷時釋思曰於釋思皆見文王之功也篇中我字皆是詩人代武王言氣言定故曰大封之意注中子孫亦是指武王言。

麟按此詩前三句以之思為韻四五句以定命為韻而末句思字仍與之思叶節次略與生民末章同。

齊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詩說

同上篇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濟山喬嶽允猶。兪河敷夫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延言山耳。隨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兪河。河善。洋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哀。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比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崇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

疏義。濟山。喬嶽。即高山而疊言之耳。山言隨嶽言喬則山之高。

者至此極矣。○翕收斂也。允猶翕河猶言泛河水之安流也。○
 隨山喬嶽指一處言允猶翕河則四嶽皆備矣言此以見嶽續
 其徧而勞之甚。○巡行祭告朝覲諸侯涉險於遠非徒然也。以
 天下之心仰望如此得不省以答之乎斯命也周天子之命
 也政令方新典章文物不相沿襲臣民立知所化矣
 大全黃氏曰得天下必告於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於堯猶
 必望於山川徧於羣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况武王革命
 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是周之受命也
 古義陟說文云登也陟其高山燔柴以祭天也郊特牲云天子
 適四方先柴禮器云同名山升中於天陳澧云中者平也巡守
 而祭方岳之下必因此有名之大山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

之事以告於天也爾雅云嶽山曰嶽說文云山之墜墜者郭璞
 云山狹而長也按月令疏云似方非方似圓非圓是也祭法謂
 山陵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者皆曰神公羊傳謂小川有
 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望祀之所以及於墜山也喬
 通作嶽說文云山銳而高也嶽五嶽也白虎通云嶽之為言峭
 也峭功德也按喬嶽與高山文異而實則一尊之為嶽所以別
 異於諸山也書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
 小者視子男劉向說苑云五嶽者何謂也秦山東嶽也霍山南
 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
 公能大布雲雨馬能大斂雲雨馬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
 朝而雨天下被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哀爾推訓衆多又訓聚也

按說文有褒字無衰字表之博裾者名褒故頌師古訓褒衣為褒大之衣以其廣大有餘裕所以爾雅轉訓褒多又轉訓為衰然則衰字乃褒字之訛也時周之命解與贊同亦丁寧之語

麟按隴山喬嶽實高山也非三樣命河縣景語不重只重徧四嶽故下但云又道也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主三帛二生一死藉如玉鬯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頌是注脚古義通篇俱無韻

般一章七句

般義夫詳

明乎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